

影片記錄駐縣藝術家創作過程 捫補無法互動缺憾



右上、藝術家鄧文貞將染色後的布夾起曬乾，布料上不規則的藍色顏料，如相映著背後藍天與海，在陽光的照映下顯得格外迷人。

(文化局提供)

(實習記者陳卓希攝)

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出，為配合防疫措施，每間試場考生數降至20人，讓考生座位間距可達1.5公尺以上，同時強化環境清消及人員配

合防疫，今年指考採高規格防疫措施，月28日至30日舉行。

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出，為配合防疫，今年指考採高規格防疫措施，每間試場考生數降至20人，讓考生座位間距可達1.5公尺以上，同時強化環境清消及人員配

大學入學考試代訂便當服務 今截止

記者李增汪／綜合報導

大學入學考試中心表示，為避

免群聚，今年指考不提供集體報

名單位設考生服務隊，也不開放

家長陪考，大考中心提供代訂便

當服務，今(8)日截止受理。

因應新冠肺炎(2019冠狀病毒

病，COVID-19)疫情影響，

全國提升至第3級疫情警戒。教

育部日前公告，110學年度指

定科

目考試自7月3日至5日延至7

月28日至30日舉行。

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出，為配

合防疫，今年指考採高規格防

疫措施，每間試場考生數降至20人，讓考生座位間距可達1.5公尺以

上，同時強化環境清消及人員配

合防疫，今年指考採高規格防

疫措施，每間試場考生數降至20人，讓考生座位間距可達1.5公尺以

上，同時強化環境清消及人員配</



〈金門的女兒〉及美育

◎吳鼎仁

之後，晚生我68年，生也晚知也晚，也很晚才認識素民師。繼堯師金中教我美術、音樂，此時確立我考美術系的志願。金城國中時我幾乎沒有上美術課的記憶，素民師57年畢業回城中教美術，我58年城中畢業，這一年素民師二度回金城幼稚園，當上園長。同在同一時空一年，我竟然都不知曉城中有素民師這號人物，而失之交臂。張國治、洪春柳是她的高徒，為什麼我緣悭？那位很老的美術老師謝天華，每天公差不用上課，看他蹲在地上的彩繪學校活動用的裝飾設計，後來死在宿舍，美術課由教歷史的陳怡師代課（我畢業班時），畫了一張水彩，是我城中三年唯一美術課的印象。

823後台北商校不讀，素民師帶著林成族坐火車到中部，直接找教育廳長劉真幫忙轉學，她轉公費台北女師幼教，成族師轉北師美勞。畢業回金門教小學，我無緣受教於素民師，卻成為成族師的學生，在城小由三年級帶到六年級的導師，整整四年，要求每天午休時間全班寫書畫，二、三張不等。下午課前批改，遇佳作就紅圈圈字，大家聚成一堆，爭比紅圈的多寡，競出濃烈的書法興趣。班上高手時出，我還排不上名號，卻打下深厚的基礎，使我一生筆墨離黑手！

髮小同學殺狗許友耕博士，當年書法與我不相上下，

工研院退休後也提筆練字，看來有模有樣，再拾掇些時日，很快就能自成一家，我也快沒得混了，可見成族師當年的奠基還是有用的！

三十多年前，我在沙中教美術，到湖中小開會研擬國中、國小美術班設置，會後遲遲沒有下文，不了了之。欣聞金城國中校長許維民，準備辦美術班，最好小學也要有美術班，基礎要自小打起。有一年我自費帶兩位國中女生，到新竹女中報考美術班，台灣的學生大都是美術班來考美術班，藝術我們沒基礎訓練，臨時惡補也來不及，只能靠天份，就一個慘！在新竹找殺狗請喝一席，羞堪可慰！金大設有「人文藝術學院」院下沒設美術系，王士朝在金大，一心想辦美術設計系，可惜他病倒了。我在金大曾有書法課、古書畫藝術鑑賞、鄉土藝術，教了十多年，也該告老引退。金門美術人才輩出，美術博士呂坤和現在教授金大，寄望他能推動金門的美育，用美術班串聯起來，從國小、國中、高中，直到大學，一貫美術專業養成。

師大的雕塑課，闢明德老師看手相神準，說素民師這一輩子幹教育行政，美術就在其次了。闢老也看了我手相，要我好好幹，在書畫創作上會有一點小成績，好像都應驗，我的小成績也太low了！她公餘拜謝

宗安大師為師，勤學書法外，也潛心學佛，直到退休才重拾畫筆，回歸美術的本行，大半生豐富的歷練，揮灑出非凡境界的筆墨，追求更性靈的美感。2006素民師帶我到瀋陽，在魯迅美院展書畫；還乘軟臥夜車上長白山天池寫生；到延邊吃朝鮮族的香肉大餐，她拜佛茹素多年，所以便宜了我的口腹。素民師二嫁二李夫，兩夫家都在東北山的那一邊，瀋陽展出期間，受到她親戚熱情的接待。2007李沃源邀素民師、王士朝、我三人到北京人民大會堂，參加兩岸民族文化高峰論壇。當晚三人在飯店我房間，聽素民師滔滔不絕口述二個多小時，所以對她的身世已了然一二。

2019第四屆金門文化獎，我忝為評審之一，敬重的投給《金門的女兒》，頒獎晚宴我特地去敬她，感謝對我的提攜、指導、開示。邀我到山外「能仁小築」喝茶論藝，更希望我去參加他們的佛學講座。清覺大師，持戒攝心，攝心入定，入定開慧，慧發菩提，要渡我這無緣衆生，佛性使我書畫藝術更能昇華。可惜我慧根淺，生性魯劣，縱情酒色，戀戀滾滾紅塵，業緣難了！

八十年歲月，只是漫漫歷史長河的一點小波光，傳記文史、書畫藝術、佛學修爲，如在光明頂上，天雨妙華，法鼓鴻鳴，示現五彩斑斕的光環，恆映素民師福慧延壽！

偶然，萍聚，在上岐

◎李肥

在一個夏天的午後，有兩個人站在上岐國小的校門口，邊交談，邊凝望著寧靜的校園，阿美笑問：「離開多久了？」老李答著：「在這裡教了三年書，那年離開時才二十幾歲。」此次舊地重遊，沒想到四十多年就過去了，老李心裏想著，今天如果有幸，遇到當年的學生，他們還認識我嗎？我想學生記得的，是青春年少的我，今天面對著塵滿面，鬢如霜的老李，縱使相逢，可能也認不出來，阿美望著老李，說道：「老頭子，我好想聽聽你那些遺忘在校園中的老故事。」話題一開，老李就像一張黑膠老唱片，轉啊、轉啊，轉出好多塵封已久的往事。

話說那一年，老李特師科畢業，在大金門實習了一年，就是那麼的偶然，被分派到小金門的上岐國小任教，當年任教國小，工作並不輕鬆，課堂多、學生多、作業多、雜事多，還有開不完的會，辦不完的活動，聽不完的訓話，每天就在辦公室和教室之間穿梭，像走馬燈似的，幸好當年我們這一班的男生，大部分被分派到小金門任教，所以到了週六日，只要大小金門之間的船班停駛，就是開同學會的時間，大家相互邀約串聯，東林街聚餐，國光戲院看電影，或者移駕到青岐村，品嚐當季海鮮、芋頭料理，日子雖然平淡，但每一樣的小確幸，都給離家在外的同學們，帶來很大的滿足、快活、驚喜。

人家說一個人是否過得精彩，完全在下班之後，當年，除了當地的同仁，幾乎都住在校園內的宿舍，這些住校的老師，幾乎都是上下屆的學長學弟，源自金門中學的革命情感，大家很容易打成一片，所以老李總是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，在沒有電視的時空下，也許吃喝逗唱，也許泡茶聊天，也許看小說、練武俠，反正羅漢腳一個，無牽無掛的過日子。

學校的工作，大致上是按表操課，行禮如儀，感覺上是平淡又平凡，但是老李在經歷過一些事情之後，發現學校其實是一個處處充滿樂趣、驚喜和人情的地方，有些事情，令人難以忘懷。

第一年，學校奉命成立民衆失學補教班，夜間上課，老李被指派為學員們上數學課，當年這些學員的年齡，都可以當我的父母親，當年老李很感謝學員們，能夠接納這麼年輕的老師，課程上了一段時日，老李發覺學員們雖然非常認真學習，就是難以融入教學的內容，老李思索了好久，決定採用他們最熟悉的菜市場買賣方法，教他們最實用的加減乘除，比如說，已經買了一顆地瓜，再買進三顆，總共有幾顆？這就是加法，如果地瓜一顆要三塊錢，買兩顆要多少錢？這就是乘法，如果你是菜販，手上有七顆地瓜，賣掉兩顆，還剩下幾顆？這就是減法，從此以後，教室就像菜市場，大家都在做買賣，非常熱鬧有趣，此時阿美疑惑的問：「那除法呢？」老李笑說：「放假囉！」

隔年，學校決定為畢業生辦一場晚會，年輕的老師們非常興奮，最後竟然給辦成一場嘉年華會，為寂靜的村莊，帶來如過年般的熱鬧，既然是晚會，老李的班級當然要分擔工作，這下子老李煩惱了，苦無節目上檔，有一天放學後，有位學生帶來了一位客人，說是他的親戚，剛從南洋回來省親祭祖，她能唱能跳，才華洋溢，可以幫老師的忙，就這樣，我們挑好了學生，音樂和練習時間，一個禮拜後，在學生家長的幫忙化妝下，學生們漂亮的上台表演，那一晚，我們的節目真的非常精彩，獲得熱烈的掌聲，等到晚會的事情告一段落，數天後登門拜訪，準備送上一份禮物，但是這位恩人，如同她挑選的舞蹈音樂《小白船》，飄呀飄呀，飄向遠方，已經搭機回國居地了，這件事，讓老李明白了一個人生道理：感恩，及時莫遲疑。

老李在這所學校，總共服務了三年，第一年，身邊有的是同學作伴，第二年結束，沒想到同學都走光了，不是調回大金門任教，就是保送師大深造，當時老李也認為離家久了，該回去陪陪兩老，所以也很想調回大金門，就毛遂自薦，親自到各個國小拜訪，心裡想著：十幾所小學，如果用數學的排列組合來算概率，總不該沒有機會吧！沒有想到這道人際關係的數學題目，答案真的是零，那一個夏天，老李失落了好一陣子，於是認真的考慮了一些問題，最後，清楚的想明白了：走自己的路，開拓自己的幸福，所以老李不再彷徨，專心的回去原來學校，一邊認真教書，不敢擔誤學生課業，一邊用心唸書，參加師大保送甄試，無論如何，這一年，一定要拚出一條路來。

歲月如梭，第三年結束，老李順利的獲准保送師大，那一天，辭別了同事、學生，感嘆著，相逢是那麼的偶然，一番萍聚後，分別又是那麼的必然，心裡滿滿的感傷，在大家的相送之下，老李最後走進校長室，領取人事資料，這時候，校長沉默了一會，然後緩緩的說：「縣政府來了公文，全縣的六年級學生，要參加學力測試競賽，我很缺人手，你願意留下來幫



甘蔗車緩慢拖走童年
外公穿梭蔗林揮汗砍蔗
碩大田鼠驚恐奔跑在玫瑰竹蔗品種（注一）
除小火車拆裝車也入列運蔗
在古坑鐵軌上抽出甘蔗
飢渴猛咬童年底甜味
心臟虎尾兩支高突巨大煙囪聳立
自明治二十八年（1895）到昭和二十年

虎尾糖都巡禮

◎李展平

如同日號蒸汽火車頭奔馳半世紀
展示公園內讓遊客一生懸念
老火車是國內僅存「七分仔車」
外公幼年都帶我搭五分仔車
童年歸途流汗哭泣常被外公
一行行一次次擦拭
常在五分仔車廂內添鳥梨糖

外公自肩膀輕輕卸下牛擔（注二）
燭光下他瞇眼端詳曲線紋路
想像山中暴雨淋身，鋸斷彎曲松蘿
深夜紅燭寂寂，磨擦木頭苦澀記憶
祖孫倆搭五分車經古坑、大嵙、斗六
蹲坐市集推銷原本牛擔
眼瞳裡泛著淚無人聞問
悄悄遞給阿公手帕

注：

一、日治台糖引進品種蔗枝高大無比。
二、早期牛耕文化柔順的原木掛頸，帶動牛車耕種。

六個小孩與地仙

大白前進的方向，正是之前陳建南他阿公，被圳水帶往那條大河的方向。

他們走過陳建南他叔叔回到阿公的投水處，又走過他大伯「菜土菜金」，台灣無三日好光景」的高麗菜園，大白忍不住都一一駐足停步，諳聽或凝視了大半晌。三個男生也不禁都隨著這動作，認真舉起望遠鏡，無頭無腦的一陣張望。

「我阿嬤說，狗很靈敏，能看見、聽到和聞到，我們人類不知道的東西。大白一定發現我阿公和叔叔回，曾經留下的聲音、影子或氣味了。」陳建南一面走，一面回憶什麼似地，神情哀傷而神祕的預告著。

圳岸終點，圳面變寬，圳水變淺的擦過一座防風林邊緣，緩緩流進另一片沙漠般的廣袤溪埔裡。溪埔上，沙洲無限綿亘，近處被墾成一區區的西瓜園和豆子園，遠處呈現著滿眼滿眼不能細辨，只能感覺的半透明迷霧。

流淌在溪埔上的圳水，粼粼閃閃像灰練，迤迤邐邐穿越西瓜園的綠洲，流往極目處，合入另一條也是粼粼閃閃，迤邐邐邐的銀色灣弧溪流中。然後，整片視野恍惚搖身一變，變成了一大片顏色斑雜，構圖荒曠的蒼茫景色。

「我阿公，就是一路漂到這裡被打撈上岸的。」陳建南指著溪堤下，一堆香把和冥紙灰的招魂殘跡說。

「你阿公好聰明，選在這麼夢幻的地方死去，他一定死得很幸福。」王金旺打開霹靂包，取出水瓶喝水。

「我阿公以前很窮，曾經跑來阿嬤娘家的大溪埔種西瓜，積了一些錢，才回村裡買地。」陳建南說著，無法解釋的推測道：「我阿公說過，這條溪本來水量很大，是最近幾年政府把溪水撥給六輕使用才變少的。我想，他老人家應該還牢牢記住，這條曾經有過大片沙、大片水的老溪，所以才會選擇死在這裡吧？」

「你阿公，這麼想念這裡，那他的靈魂，一定還留在這裡！」從來總在後面安靜聽人說話的李美惠，突然開腔說著，讓大家如感有鬼出現的驚嚇了一下。

「嘿，什麼靈魂，妳影子就是妳的靈魂啦。看我踩住妳的靈魂，讓它找不到妳的身體，永遠回不了家啦！」李美惠就站在王金旺背後，不小心被嚇到的王金旺將水瓶遞給李志揚，反身抓住李美惠的肩膀，不停踩著她影子笑鬧起來。

李志揚接過水瓶喝水，又傳給許筱純和陳建南，三人兩下子便喝光了水。

此時，自顧跳下堤岸，到處嗅著找著的大白，久久停在陳建南他阿公的冥紙灰前，好像發現什麼。牠發出兩聲低鳴，呆呆看了半陣子濺起波花的圳水，最後豎起耳朵，將眼睛看向半透明迷霧的溪埔遠方。

一夥人互相拉扶著，陸續溜下溪堤，大白意識到大家跟來了，於是放棄那堆空留回憶的冥紙殘灰，繼續頭也不回的找向溪埔深處。他們隨著大白穿過乾燥的灰黃岸灘，越過翠綠的瓜畦和豆棚，繞過幽閉的幫浦間和虛掩的瓜寮，直直來到一塊不再長有任何農作物，兩腳踩下去，便滲出滿踝溪水的巨大沙渚前。

（八）

